四庫全書

子部

墨莊漫錄卷二

宋　張邦基　撰

蔡絛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乎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憂愁亡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一飯未嘗忘君

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為隣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為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斥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為工也

東坡贈黄照道人詩曰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美詩云鏁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法此而謂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閒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予
凡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館客
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末年渭
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間湧出耕者見之驚
怛棄耒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耕者及縣縣吏
過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敦古又毆令令
亦走俄而仆於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嘗
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共舁出之未幾復有

至者亦事皆同曰十數至不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類蓬首黒而甚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廼曰爾無庸恐我為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汛灑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甞闔户自賔中出入有所須名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為置吏門外為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怪不至民

亦以其無他用止怪頗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點刑
獄程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為我傳語
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具適
至此已晩不敢見也所賜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曰
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與遽
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為人剛方不恱好
面折人一州號為木强自閧見怪獨心常易之方棠
巡按時恩如州界方奉迎從至縣恩以職事從在縣

衙獨據胡牀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階下兩手
扳堦基首與堦平徐過恩坐恩徒手搏得之號呼不
放觸其體若氷石有力能反曳人恩素有力一手捽
其領挾左手著胡牀從之卒不放至所謂怪室者兩
足入户内引恩手戛户頰久乃放之一縣大驚令尤
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巡檢敗我事矣棠亦愈皇恐
徘徊夜中不聞有聲棠乃歸宿於縣驛明旦棠盛服
至上謁令灑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將事謁入不

出日高稍稍摩戶視閫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為都巡所悮禍至若何恩曰某以為除害已去之矣何禍為祟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廳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子等謹退自後怪遂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為天長巡檢常為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渭上目所見也傳又曰令天長尉賈壇時亦侍其父在馮翊生聞此事於巡檢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

姓名不疑尚有缺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頴陰侯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常疑之蓋白題其胡下馬拾之始悟白題乃胡人為氊笠也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為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昕以為夢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以四更鼓亟遣僕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為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趍懐中得食已如是者數年羊乃死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輙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户多少之數公悉考以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户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户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四十餘萬晉

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三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

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歷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極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極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陶化明

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斂寛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秖二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録節出嗚呼盛德之語哉

梓州織八丈潤幅絹獻宫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為也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為香煤甚竒能養火延夕予嘗自製鼻觀香有一種蕭灑風度非閨幃間惱人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榠樝液漬之過

一日濾其液降真香半兩以建茶閙品二錢七作漿漬一日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時丁香一錢鮮極新者不見火玄參二錢鮮去塵埃瓷煼令香真茅山黄連香一錢白檀香三錢麝半錢婆律一錢焰硝一字俱為細末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瓷器收之燒暗極熳火

題跋最為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

唐來鵬有觀𪭢會夫人詩云𢌞眸綠水波初起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於實卞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卞繪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盞可謂善體物者也然意亦取之鵬詩云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方巨夫幾仲興化軍人五至省闈皆不捷嘗夢廷試而無試卷甚惡之晚以八行舉詔免廷試賈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以通直郎終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上賜

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巳而出知無為軍復召為書學博士便殿賜對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為榮十八笏葢戲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勔採石太湖黿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

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世傳白樂天手植也

創造二大舟費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間河渠淺澀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時人莫不目擊余時初至吳中亦獲一觀是秋方至京師置於艮嶽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末幾李廌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廌

都尉王詵為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所謂江

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貸與高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殊風流蕭散也常有馬上吹笛詩云云云寄張芸叟和寄云越容思歸黯不平閒持長笛寫秦聲羨君氣海如斯壯博我詞鋒孰敢爭江上梅花開又落隴頭流水咽還驚豈知不寐鰥魚眼獨坐山堂對月明又手帖

云舜民已三請外若得西道一局再記舊德便冀掃榻更需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仲珎惜物非佳客不出故芸叟戲云

壽春村農晚耕於野毎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毛羽紺翠天明即見心頗異之一日偶枯石擊之正中其一隕地視之乃青銅雀已折矣因於其下斸之不數尺得銅香爐葢上一雀二足而闕其一矣後為方會給事家所得工製簡樸亦無他異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録續録訂誤詩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騢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即變而稍大味亦減矣

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温公論易數推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温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踶絶銜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馬嘗言天下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秪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唐曁潛亨質甫公猶子余母之舅也早退隱居襄陽著春秋政典以周官定臧否鄉志完為序娶陳氏蜀人

令德純茂尤工文章大觀中先君為郡學官代還時以詩送别余母一云念别每驚䰟流年多病身惟我延陵子情真意更親分携無淚盡望逺起愁新老眼將何暖音書不厭頻二云雪意亂江雲江梅漸放春鴈歸人去後愁與歳華新禜路君方振闈居我豈貧惟餘憂我念相憶莫沾巾

宣和間宫中重異香廣南篤耨龍涎亞悉金顔雪香褐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黒白二種黒者每貢數十觔白

者止三觔以瓠壺盛之香性薰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每兩價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為珍異也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猫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解蠱毒之藥前世所紀異物多矣未聞此種也

茘枝皮不可燒其香引尸蟲

瑞香花其香清婉在餘花上窠株少見大者襄陽唐表舅家一株面濶一丈二三尺婆娑如葢下可坐胡牀

趙岍季西知襄陽欲取之竟不與也兵火之後不復存焉豈歸閬苑耶李居仁大夫嘗言舒州山中深岩間附石生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客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芬芳極短不如天生者具香漚鬱清烈也不十年即瘦悴就槁矣

顧臨子敦為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為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戲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禹餘糧石形似多怪磈礧百出或正類蝦蟆中空藏白粉去其粉可貯水作研滴出鼎州祇闍山者多此類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長老祖曇顗說

黄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朱雲喜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

任夢臣任四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力拒之云豈敢以此汚先君之清德趙

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若干榜於門壁付之守禦吏無毫髮所損二女潔如此文章議論士夫所不逮也後數年清獻皆以子姪妻之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為大遼生辰國信使在北方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

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歷家布筭容有遲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然各從本朝之歷可也遼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銍性之偽為之其梅花鬼事葢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縞袂及月落參横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為怪誕殊悞後之學者又有李歜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

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駭笑有識者當自知之

黄寔師是弟宰方叔坐上書譏訕事下御史時相欲寘極典中丞盧航彦濟乞降元書看詳時禁中已焚其書有旨令宰執臺諫析其言有云蔡京姦邪用之誤國童貫闒官祇可灑掃宫廷不宜預廟謨密笑删去謗訕之語遂得寛貸時相猶怒欲寘決彦濟復爭之乃廼流海島後數年定武帥梁子美奏邊事云某事乞依黄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顧左右曰寔有弟令

在何處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流海島即日内批與量移後遇赦放還獲終於家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為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甞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至室内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内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為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賄耳公曰能傳我乎卒曰

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其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馬既歸與魚軒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圉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為樂常得句云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既而曰此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予友人相訪指茶閣荆公日録曰僕不喜閱此書予問其説客曰凡稱上曰具事如何則言予曰不然凡稱具事予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此尤可笑也

濠州州宅舍桃閣下因斸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

開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塈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矯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魚貫珠綴塈蘗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懼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娑成陰與世晏息而嘗以矢來無鄉問人少有能説者後因觀韓非子

有云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從來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浆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備之則體無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之不全者鐵故曰鐵室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備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絶也山谷用事深遠此點化格也不知者豈知其工云

王逢原作假山詩云鯨牙鯤鬛相摩捽巨靈戲撮天凹突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凍脱秋波骨我來謂怪非得真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魑魅形神顛鬼脅

相撑挨夏倪均父為予言此詩奇險不蹈襲前人韓退之所謂惟陳言之是去者非筆力豪放不能為也

范致虚譙叔與蔡元長相忤久處閑散宣和初自唐州方城名還提舉寳籙宫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廼與譙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趍朝四日閑荒園蒪酒願交驩三峰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榛蕪惟野蔓忘憂魚鳥自波瀾满船載得主璋重更㮧珠

璣洗眼看三峰二派雖皆園中景益有激而云時罷政未久王𪲔靈素師成輩方盛也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沉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複湯鬻銅鐵輩侍病香以指嘗試能飲甲則已南海貫胡貫一種香木末如蜜房色澤正

黃可減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損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錢合擣如糜沉水得鬻蜜煋黃而氤鬱投初鬻蜜中煤使相悅閟以黃蠟蜜隙䧟不津地貍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麝損半一爐注如尖子薰鬱鬱畧聞百步中人也今太官加密鬻紅螺如麝外家効之以珠賤此方魏泰道輔强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雜抄有此法改正十餘字又一貴人家見一編號古粧臺記數

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於此

予在揚州一日獨遊石塔寺訪一高僧坐小室中僧於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許注之覺香韻不凡與諸香異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韓魏公喜焚此香乃傳其法用黑角沉半兩鬱金香一錢一字麩炒丁香一分上等蠟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麝香當門子一字右先㸃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漬之次屑三物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衆香蒸過入

磁器有油者地窨窨一月

荆公病革甚吴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謁劉混康問狀劉曰公之病不可為已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前二人執旛旛面有字若金書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習塵紛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臨薨頗有陰譴怪異之事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賣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

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郃惡之捲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郃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屨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屨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柢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郃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為黃金與日影相耀郃惋恨不已必呂公也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為猫所斃雄啁哳久之

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地至晚羣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巻耳實葢為雌所毒也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而終不悟悲夫

墨莊漫錄卷二

墨莊漫錄卷三

宋 張邦基 撰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馬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葬魚腹者屢矣凡東行

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益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磬舂容梢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趍焉果得浦溆遂維矴近岓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岓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蓊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宫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閑寂無讙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厖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説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

憫之授館於一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為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内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為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仙皆人

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二百人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為可笑也二人遥指一峰突兀干霄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蚊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懐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别無復再來矣然爾既

得至此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倏已至山下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暈飛雲外迨非人力之所為但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葱龍而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跡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矣唯呂洞賔一歲兩來卧聽松風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

人蝮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為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心養性為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語言為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為人言之後病

而狂未幾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睦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即死後十日州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舍麟而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即歙州某橋南停紙朱慶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試令子觀

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公文帳堆壐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慶曰天符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既昇有牌牌有三字世寧惟記一定字右堂無簾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視卽尚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

而來公曰獸今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去公曰杖之百朱慶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曰願一觀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逡巡首肯一吏持鑰而下引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十封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大木於兩楹之間有官者九人亦露頂蹲踞其上見人皆泣下持鑰者未嘗少佇世寧請入他室持鑰者曰西有貴臣閹人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因法嚴不可

輙近言未既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盘首而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烟世寧懼而走持鑰者曰東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耶世寧因問何以至是曰吁吾姓嚴前唐宦者親見當時中官勢盛士人如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笑而薄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嗟嘆嘗聞近代亦然業力所招也世寧不盡記大畧如此復往謝彭公則堂已虛矣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鑰者復曰吾在此司無過

即世後凡三領江淮要職此事了則吾為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間為吾誦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能報汝世寧拜辭獨與武士出洞見朱慶騎麟自山頂來下而揖世寧撫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徑煩語慶家人蘄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亂慶亦自以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經亦望垂賜得免追取之勞幸矣世寧曰仍為公等設醮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世寧曰此洞何名

慶曰洞名金源司名其凡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背病瘖三日而愈其後歙人稍稍聞之

宣和改元楊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清一手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須入一門兵衛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清至清戰汗伏不能拜自上檞一巨板縱橫萬釘布如棊局斜倚於陛傳呼令上一人衮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侍右清竊視之衮

見者乃前太守劉尚書極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尚書問清茶鹽法吏張否對曰清學吏耳茶鹽法所不知又問學法吏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閱其姓名每葉大書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一有識者中一葉乃清姓名細書極少尚書曰後十旬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排之壁間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汚血其衣帶繫其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

畏可憐紫衣復導清出尚書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鹽香提舉黄敦信清逡廵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指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其牌書曰辨正司既寤言其事於教官錢耜良仲時黄敦信一路氣焰赫然未幾盛怒鬨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後卧病果死揚人多知之予數詢鄉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邉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歳納之甞為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

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縁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别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别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嘆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

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来此度分携更不廻腸斷龜山離别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吳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即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過限七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踐言難誰知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為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酇侯非也貢父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前漢高紀云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云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雲寺大像記韋皋文張綽書其碑甚豐字畫雄偉頃於潘義榮處見之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木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商州州治廳角有一刻成壓角石鬼以碧紗籠護

之吏輩獻紙錢者堆積馬人不敢正視吏輩輙視者必遭刑闕二十一字

積甚憚之云夜即相馳逐於圃中三事皆闕之耿宗醇彦純云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黄樓賦未畢盼竊効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崔鶠德符潁昌陽翟人元祐中畢漸榜登科不汲汲於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宫鑰於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為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騎瘠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林間小憩藉清影低擢啄微酸故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迹空餘土

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吏以崔
對容怒其輕已遂劾奏鷗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
靖康初起為右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鄭城
詩文甚高
東坡為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帖子有云上林珎木暗
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粽裏
得楊梅每疑粽裏楊梅之句王臺新詠徐君蒨共内
人夜坐守歲詩酒中喜桃子粽裏覓楊梅今人未見

以楊梅為粽徐公乃守歲詩楊梅夏熟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為之耶東坡以角黍為午日之饌故借言之耳

無錫惠山泉水久留不敗政和甲午歲趙霆始貢水於上方月進百樽先是以十二樽為水式泥卯置泉亭中每貢發以之為則靖康丙午罷貢至是開之水味不變與他水異也寺僧法皡言之

北京壓沙寺梨謂之御園具栽棲之故先植棠梨木與

棗木相近以鵞梨條接於棠梨木上俟始生枝條又於棗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於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棗之上枝又斷棠梨下幹根脉即梨條已接於棗本矣結實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頃又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於柳本易活而速實

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至熈寧元年猶養火不絶劉袤延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

章閣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㢸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愼勿輕餌聖民得之即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

二事聞之劉廷仲

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達可當行詞因

戲之云逵可宜刻意為此詞葢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

許道寧京兆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水法李成獨造其妙可與營丘抗衡亦工傳神毎見人寢陋者必戲寫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為其人毆擊之碎衣敗面而竟不悛後遊太華見其峰巒嵳嶭始有意於山水清潤高秀穠纖得法不愧前人矣杜祁公帥長安道寧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寧懼欲竄避或

謂道寧曰杜公嚴毅汝乃干犯汝將何之雖走吏狄必獲汝矣時种師誼守環州道寧乃往投誼杜公聞之笑曰道寧真善自為謀者乃遺書种公俾善遇之在環歲餘乃歸環學從祀弟子乃道寧所作筆也予舅吳順圖有道寧畫終南積雪圖八幅真絶品也亡於兵火惜哉長安凉榭大屏面亦道寧所作殊奇偉也

晁无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无咎置酒

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巳作減字木蘭花長短句云娉娉裊裊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无咎嘆曰人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為梅花賦清艶殆不類其為人無巳清通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已過於梅花賦矣

元祐六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楊州與發運使晁端彥吳倅晁无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二水

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為勝

玫瑰油出北方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為試香法用衆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祇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兕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敵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為守祝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敵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反

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惜如此
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蔡肇天啟久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於尺素作平岡
老木極有清思因授李伯時令於餘地加遠水歸鴈
作扁舟以載天啟及題小詩曰鴻鴈歸時水拍天平
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江聽雨眠
伯時懶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彥舟取去以示宗子令
戩即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啟見之愛其佳後天啟

汎舟宿横塘遇雨閉篷而卧夜分不寐聞歸鴈聲因復為詩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詩扁舟卧聽横塘雨恰過江南歸鴈時此畫後入貴家予嘗見之渺然有江湖之思

晁无咎作慶州使宅記黄魯直云大為佳作蘇明允作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魯直讀之云司馬子長復出也王逢原作過唐論介甫云可方賈誼過秦論不及而馳騁過之

裴鉶傳奇載成都古僊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闕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敵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邉吏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墮水相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襲也欲亟走乜患

通鎮為失印所撓留吏求之吏禱於馬鞍山神曰靜濟侯者曰尚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以踏車涸之畚揷如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於泥中矣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交語好事者戲目之為館職東行

李膺方叔祭東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兵部郎中莫卞居場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姓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也時卞已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儔後二十四年儔作大魁卞對賀客言之

朱勔喪父作黄籙醮請茅山道士陳亦夷字彦真拜章回得報應但見金甲神人杖劍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彦真不敢言於勔私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勔敗

李去僞紹聖初知通州静海縣至夜即入一室判冥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為李見鬼去替客過會集同官出二子拜縣尉陳噩噩不敢當乃云去僞老矣不及見公之貴若長子儔雖自成立不能遠大次子僖與日與公有恩契當令今日先識面耳衆皆罔測政和初噩為司勲郎官主銓試文僖中乙授西京偃師簿又三年為噩婿果符恩契之言噩終徽猷閣待制僖終朝請大夫儔登科未及禄而卒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蕈一叢共煑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其二人不啖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黄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葢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

本草名忍冬

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學士魚千里多云此齊氏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九墩然初無

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

班行李質人材魁岸磊落甚偉徽廟朝欲求一人相稱者為對竟無可儷當時同列目為察隻子京師俚語謂無對者為察隻建炎三年擢樞殿帥

蘇黄門子由甍於許下王荦定國作挽詞三首其一云憶昔持風憲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千載愛君心

坤道存終始乾綱正古今當時人物盡惆悵獨知音注云元祐中議冊后宣仁御文德殿發冊公語余密告呂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茲不可啟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詔宫中本殿發冊時人無知者二云巳矣東門路空悲未盡情交親踰四紀憂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淚横蜀山千萬疊何處是佳城注云公前年寄書約予至許田曰有南齋翠竹滿軒可與定國為十日之飲此老年未盡之情也其三云静者宜

膺壽胡爲忽夢楹傷嗟見行路優典識皇情徒泣巴山路終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子瞻嘗泊巴江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子瞻塋汝公歸眉王祥有言歸塋仁也留塋達也右三詩予在高郵於公之子處見其遺槀因録之皆當時事今公之後邈然家集不復存惜其亡也因附於此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猒之謂叔原有類乞兒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唯兹椀般擎豈憚勞

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庶共操
朝盛貟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墦間乞終甘澤畔逃
桃宜節作杖棒稱葛為袍儻受桑間餉何堪井上螬
綽然真自許嘐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
願君同此器珎重到霜毛

墨莊漫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墨莊漫録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毛杞

墨莊漫録卷四

宋　張邦基　撰

山谷作釣亭詩有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上句盖用華亭船子和尚詩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下句盖用文王夢呂望事然六州王事見毛詩漢廣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疏云言南國則一州也於

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云云山谷用事深遠其工如此可為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盞照東西樂府六幺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對甚新也

陳輔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

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東京城北有祆廟呼煙切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為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温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

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今分為八家悉為祝也噫世禄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本朝王輅乃隋朝所造唐顯德中嘗修之凡三到泰山

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裘依古制玉輅自隋傳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麵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飧餺飥不知身之在遠也

孫覿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為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為軍仲益繼遷言官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賙以無為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為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

仲益以啟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為精切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為許洛兩黨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廌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為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杜甫有云星落黄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説者但見古

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謂黃姑乃牽牛然不見其所出不曉黃姑之說故楊億大年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別渚通劉筠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大年和云天孫已度黃姑渚阿母還來漢帝家皆用此事予後讀緯書始見引張平子天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嘈雜嘖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盖天子三軍之像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

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黄姑織女時相見黄姑即河鼓也音訛而然今之學者或謂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於此析其疑又張茂先小家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鍊注云河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李淳風云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黄姑乃河鼓為牽牛之别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然

杜甫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詩四十韻其末有云五雲高太甲六月揔摶扶之句鮑欽止鄭睿思范元實及世行所謂王原叔注者諸家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隴縣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造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載五雲於太甲雖使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雲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運不足多矣握瑶鏡而臨事業則方

幾之湊不足大矣云云然則五雲太甲之義葢為玄象而言矣第未見其所出之書當俟博洽君子請問之惟酉陽雜俎云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人謂之腹藁燕公嘗讀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觧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盖以下卒不可悉然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況餘人乎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真薄雪也見晛乃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葢歲穰之兆也曾子固在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淞寒又有霧淞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葢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錫詩亦云斷蓬飛葉落黄沙祇有千林鬖鬆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

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淞音送 夢鬆鬆皆同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缾罌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為廢人然卒無恙葢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過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厓腹有巨木蔦藟縈結蟠屈如葢落葉委藉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即應乃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於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

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陞辭
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
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
令以藥傅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傅痛即止
及開睛以内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為劉勉中言
蘇隂和尚作穆護歌又地里風水家亦有穆護歌皆以
六言為句而用側韻黄魯直云黔南巴僰間賽神者
皆歌穆護其略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曾去因

問榜護之名父老云蓋木瓠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長竹數尺刳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

叔皆為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爆流為趵突未知孰是

發運使淳化四年始建官馬六路轉輸於京師者至六百二十萬石通泰楚海四州煮海之鹽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餘萬石復運六路之錢以供中都者常不下五六十萬貫淳化四年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為都大管勾江南諸州綱船般運鹽糧錢帛茶貨當時殿直蔡崇道供奉官劉全信同管勾五年七月允恭

授西京作坊使遂次添管職事乃立制置發運使額至乾興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員皇祐元年施昌言以天章閣待制充使自後多除兩制置統六路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内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闕二十萬石咸平尉氏五萬石太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

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盡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

東坡知徐州作黄樓未幾黄州安置為定師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

玉局他年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
皆識也

京師五嶽觀後凝祥池有黄色蓮花甚奇他處少見本
也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
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
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
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

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卧鴛鴦帳裡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卧鴛鴦之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丐者與酒一壺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庭之日被命鐫消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者必異人也詩中似隱神仙秘訣人不識耳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别

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别石塔塔起立云這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云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詩贈之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漢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挽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正近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

繫文字一紙取襯之乃雇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廵尉緝捕盡獲其人盖船主殺雇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鬼物銜冤而訴乎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須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為内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迴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劒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

詔下別刋名姓入周㬋時以為警絶曾紘伯容為予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獻裴度丞相詩云聞説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用此事也

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煙雲顯晦萃於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為登覽之最蓋取李賛皇題臨江亭詩有多景懸窻牖之句以是命名樓即臨江故

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臨每憶衛公詩多景惟於此處宜海岸千艘浮若芥邦人萬室佈如棋江山氣象回環見宇宙端倪指點知禪老莫辭勤候遲使君官滿有歸期自經兵火樓今廢近雖稍復營繕而樓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寶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荆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其後公捨宅為
報寧寺寺今亦廢未復舊而墩歸然獨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臘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
竄匿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攜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
臘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
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栢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
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鬚髯揖
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

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怳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歌一解顔滿引銅盃效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書册舉以示子東紙白

如玉小朱欄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為之歌美髯者援腰間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葢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草仰視嵬峩若洞府然門鑰不啟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𩐯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疎秀端莊

靚麗冠青瑶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繡非繡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梁溪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為歌之月姊喜見顔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强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為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

隔無疑亦不知為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為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女為按歌宮羽皓月滿窻人何處聲永斷瑶臺路予東嘗自為予言之王禹玉為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蘂珠殿時賜紫花墩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上仙珪作挽詞有云曾陪蘂珠殿獨賜紫花墩葢謂是也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奩解笑詩人誇博物秖知紅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樂天荔枝詩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紅顆甜酸秖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閩中貢連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君御製詩云玉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丸盖體物之工矣時羣臣皆應制

馬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為盜竊去往來夜中不

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詰問具以竊珠為對即引盜納珠令按哀引咎乃識塗而去僧因拭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尚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怪也

王將明後房曰田令人者顏貌殊倫真國色也靖康改元正月將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竄至亳州居逆旅中

郡知之為拘管數月其家遣人迎歸蔡元長後房曰
武恭人亦妙麗不凡元長謫嶺表武在京師為一使
臣姓孫人所畜乃携孫竄至南京亦為郡所拘七月
開封差人擒之送入京師時予適在二郡皆見之
錢塘僧淨暉予照曠學琴於僧則完全仲遂造精妙得
古人之意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之門嘗得一
舊琴修治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
磨礲得古篆霜鏞二字黃金填之字畫勁妙有法中

官陳彥和以七百千得之别以馬價珠為徽白玉為軫修成彈之清越聲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也靖康丁未辛道宗將趙萬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彥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又宗室士傢立之時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帶乃道君觧賜淵聖淵聖觧賜士傢者正透盤龍亦亡焉龍屈若飛翔之狀予嘗見之

郭熙河陽温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乃

於縣庠宣聖殿内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絶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為遠景意趣益新畧不相雜亦名手也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間未易得也思後為待制乃重資以收父畫欲晦其迹也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

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殊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羮墻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曽不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為鷺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

云齊桓公卧於栢寢白烏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嘘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為之潰蓋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泰陵時蔡元長為學士故事供貼子皇太后皇帝皇后閤各有詞諸妃閤同用四首而已時昭懐劉太后充貴妃元長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十六宫人第一玉

樓深處夢熊羆

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牀而坐驕氣滿容謾罵左右為之辟易公問為誰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即索筆題一詩於扉云口啣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書冊粘葉為上久脫爛茍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録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績

歲久斷絶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繢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録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黄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畜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黄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繢也

陜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鐵石狀謂之鐵牛舊有祠宇唐末封號順正廟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陰幸其廟作鐵牛詩

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秀州華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亞於泗上也

西京進花自李廸相國始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鯽之奠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

菰菜蓴羮鱸鱠鱸固秋物而蓴不可曉也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曽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縁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減分别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内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憒

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

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墨莊漫録卷四